



江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

客家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HAKKA

第二辑

主 编 罗 勇

执行主编 周建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

客家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HAKKA

第二辑

主 编 罗 勇

执行主编 周建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学刊 (第二辑) / 罗勇主编, 周建新执行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0

ISBN 978 - 7 - 5161 - 0200 - 8

I. ①客… II. ①罗… ②周… III. ①客家—民族文化—研究—丛刊
IV. ①K281.1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7435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11.75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239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客家学刊》编辑委员会名单

学 术 顾 问 (按中文姓氏笔画排名)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
孔迈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文智成 (韩国大田大学)
王 东 (华东师范大学)
庄英章 (中国台湾交通大学)
刘义章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劳格文 (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
陈春声 (中山大学)
陈世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邵 鸿 (南昌大学)
周大鸣 (中山大学)
房学嘉 (嘉应学院)
杨彦杰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
渡边欣雄 (日本首都大学)
谢重光 (福建师范大学)

编辑委员会主任	田延光	孙弘安			
编辑委员会委员	范小林	罗 勇	林晓平	周建新	钟俊昆
	黄志繁	刘勇勤	燕录音		
主 编	罗 勇				
执 行 主 编	周建新				

编者按

自 19 世纪末发轫以来，客家研究至今已具两百余年的历史。其间出现了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经典。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客家研究也掀开了一个新的序幕，大量学者投入其中，科研机构相继建立，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和深化，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不断挑战前人学说，促进客家研究发展。时至今日，客家学研究已经成为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焦点，为学术界所关注。

2011 年 1 月，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举行“客家文化论坛”，邀请国内客家研究知名学者围绕“客家研究领域的深化和拓展”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主旨在于就客家研究的发展现状进行反思，以此来探寻客家研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促进客家研究水平的全面提升。诸位学者从自身多年从事客家研究的心得出发，对当前客家研究现状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评判，指出，客家研究近二十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未有的繁荣局面。但冷观繁荣背后，仍潜在着诸多问题，如学术理论和范式与主流学术界存在差异、学术品位不高等，这些问题都制约着客家研究的发展，急需得到正视和解决。

我们对华东师范大学王东教授、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福建省委党校刘大可教授、南昌大学黄志繁教授以及赣南师范学院陈勃教授、罗勇教授、周建新教授、钟俊昆教授、温春香博士、钟福民博士等部分学者在“客家文化论坛”上的精彩发言进行了整理，并发表于本期学刊，以飨读者。

目 录

“客家研究领域的深化和拓展”专题论坛

编者按	(1)
客家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创新	陈勃 (1)
客家研究的学术立场与现实关怀	罗勇 (3)
走出客家,超越客家	
——客家研究的新思考	王东 (7)
我对客家研究的几点思考	谢重光 (10)
客家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曾少聪 (14)
客家研究的新视野	刘大可 (18)
“客家”研究之我见	黄志繁 (21)
客家研究的国际性与国际化	周建新 (25)
从多角度研究客家问题	钟俊昆 (30)
重建赣南客家农民的公共生活	钟福民 (33)
客家研究中的族群取向	温春香 (35)

专题论文

日本的客家研究及其课题

——历史学、人类学方向 [日] 饭岛典子 河合洋尚 (37)

族群文化产业发展与客家文化的未来 张维安 (61)

女性拜祭者和被拜祭的妇女:香港的

一个客家社区 罗碧诗著 周云水编译 (73)

从左道妖僧到定光大师

——宋代宗教信仰政策与定光古佛信仰的形成 周雪香 (89)

略论中原文化在赣闽粤边区的传播及其

对客家族群文化的影响 邹春生 (97)

从“流民”到“客家”:客家族群意识的兴起与变化 温春香 (107)

从动植物命名看客家话与畲语的民族特性 邓晓玲 (118)

田野考察报告

客家公堂经济初探

——以瑞金密溪村为考察中心 曹春荣 （执笔） 罗振坡（124）

客家孝道的历史实践逻辑

——以赣南白鹭古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王天鹏（134）

清代客家移民后裔的历史记忆

——对成都东山地区的田野考察 梁音（159）

• “客家研究领域的深化和拓展”专题论坛 •

客家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创新

陈 勃*

来参加客家文化论坛，我感到非常荣幸。客家研究是赣南师范学院文科的重中之重，客家研究院有很多非常好的地方，比如，他们的思路非常新颖，所做的工作非常踏实，他们的学术交流最多，他们来的大腕学者最多，像今天在座的诸位。那么，就客家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这个话题呢，我先讲点外行话，敬请批评！我就抛砖引砖，也引玉，抛砖就是我说得不对，大家就用砖头砸我；如果说得不好，大家就说玉，抛砖引砖也引玉。

我觉得客家文化的研究和其他研究一样，任何一个东西研究久了以后，就会到一个“瓶颈”的状态。今天我们开展这样的一个问题：“深化与拓展”，也就是因为，我们想突破这个“瓶颈”。我们客家研究的过去是什么呢？客家研究的过去就是你无我有的一个研究，大家都不研究这个，所以我研究这个，所以觉得就很新，那现在可能到了大家都有了，那就要比你有我优。所谓你有我优，是指比深度，你无我有就是比广度，今天我们探讨的就是这个东西。

在做客家研究过程中，它存在一种现象，也即研究历史的人比较多，虽然我们很多人也参加社会学的活动，也采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但它的根基在历史研究的根基上面，应该说是占重头。以历史研究为主的人有很多优势，他们做学问很踏实、很扎实，能用历史性的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一个事情，也就是眼光是纵向的，从过去到现在的纵向的眼光。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以社会学为例，他们缺少一种横向的眼光。我举个例子，我们说深度，比如说涂尔干能够从自杀推广出更加普适性的理论，那么持历史眼光的人呢？他往往仅在某一个范畴里面进行就事论事的解释，而不能推广到更加宽阔的范围。我觉得客家研究深度就是说能够从客家文化的变迁、客家人群的深层的样态中概括出适合更广泛人群的叙述和理论，那样便具有更大的深度。像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样，它可以流传那么久，不仅仅是在客家文化中才有知名度，而应在整个人类文化的研究中都有知名度。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深度上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 陈勃，江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学中心副校长、教授、博士。

其实，这个深度是跟你的广度相联系的。我们说没有研究客家山歌的，我就研究客家山歌，没有研究客家美术的，你就研究客家美术，这是一个广度。这个广度是属于对象的。另外一个就是思路的广度，是更加重要的。我们除了历史学或者所谓的田野研究的深入，我们还有其他的思路，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用了多少更加量化的实证研究，用了多少比较方法的研究；再如我们在一个村庄里面研究一个论题，你能不能将这个村庄跟另外一个村庄就同一论题进行比较，或者说在客家文化和非客家文化的村庄我们都待上一年，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研究。这也是一个广度或者深度的拓展，我们不能只在一个客家族群里面待一段时间，就抽出一种理论或者说一个建构，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思路。一个同样大小的村庄，具体问题也差不多，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客家，那个不是客家，我们大家要比较为什么它是客家，而另外的不是客家。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使你的研究能够拓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拓。田野方法也有很多的，包括质的研究方法，量的研究方法。有一本书《质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我发现我们的客家研究中很少能把该书里面用的方法用好，很多人只是用了一点点，但实际上质的方法是值得我们用的。比如，我们现在也知道扎根理论，但我们用了扎根理论没有？我们也有常人方法论，大家用过没有？实际上都没有，如果真用的话，会有很多新奇的研究出现。传统方法，举个例子，什么叫传统方法论，在电梯里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眼盯着电梯的门，那么一个人坐电梯，他眼睛是朝着电梯的反面，这个就跟别人不一样。我经常在开课的时候，讲话的时候，我就说各位老师啊，说各位老师很尊敬的话，就很正常如果一开始说，“你们这些老师都是混蛋”，第一句说这个话，这就异常了。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怎么反应呢？这个常人方法论，就是我们客家文化研究突然来一次用非客家的方法处理某个事物，客家文化人会怎么反应？这个就很有趣，甚至可以用小样本的实验的方法，就是在客家民俗中，我知道他要怎么进行，我突然一下打断他，用非客家人的方法打断他，看看他们会怎么反应、怎么处理，那就可能发现很精彩的东西。

我觉得客家文化的研究除了在思路、在方法上的拓展，在多学科交叉上面，我觉得也有值得重视的东西。例如，客家建筑是不是与客家人格有关系呢？我说，你要做人格，你就要去测量，我们说一个人的性格是描绘的，这也是不妥当的。你要做人格测量，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你用心理学的方法跟建筑、跟客家人深层样态，或者说跟环境联系，我觉得也会有所突破。

此外，刚才大家都说要坚持做自己的东西，还有提及“历史帝国主义”，对历史学方法情有独钟。历史学是运用材料进行研究，其实社会学也是用材料。历史学研究的是什么呢？是过去式，或过去完成式。与此同时，我们要研究现在和正在进行时，这也是我们要研究的，比如，客家文化在当下到底还留存下来多少，是以怎样的方式在当下存在的，等等。

客家研究的学术立场与现实关怀

罗 勇*

一

如果从最早述及客家源流及其语言风俗的《丰湖杂记》算起，客家研究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客家研究从民间走向学术殿堂，从大陆波及海外，又从海外反馈于大陆，及至海内外反复互动，形成国际性的客家研究热，可谓高潮迭起，方兴未艾。

一种地域文化如此受到世人的关注，以至于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为之殚精竭虑，笔耕不辍，其因何在呢？

当我们在对客家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时，就会发现，客家研究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族群认同、乡情联谊和文化推展问题。这也许就是客家研究长盛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客家民系或曰族群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厘清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是历史问题。然而，客家研究缘起于现实诉求，为回应现实诉求而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其落脚点仍然是现实问题；而且，客家民系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体”，客家人广泛地分布于海内外，其人口已达 8000 万之众（据 2004 年第 19 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数字），客家人十分关注祖国的发展和世界的未来，成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族群。因此，关注客家，就是关注现实问题。

客家研究又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为学人们所青睐。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文化史学家、语言学家罗常培在《临川音系》一书中就曾说过：“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地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客家学研究的鼻祖罗香林早年在研究客家民系形成问题时，便颇有预见地提出了客家学（Hakkalogy）这一学科名词。遗憾的是，限于当时国内外关于客家研究的状况及实际水平，他没有来得及对这一学科的具体构建及总体设想展开研究。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当大陆兴起新一轮客家研究热之时，

* 罗勇，江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吴泽先生适时地重提客家学这一概念，并发表《建立客家学刍议》（《客家学》第二辑）一文，对客家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学科理论与学科方法展开了详细论述。

随着近年来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其学术价值在以下几个方面愈加凸显出来：

其一，客家民系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南迁的北方汉民与赣闽粤边的原住民及畲瑶等少数民族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汉民族支系，是中华民族融合史上的一个活标本。因此，通过开展客家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人们对汉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认识，有助于人们更深切地了解我们民族的昨天和今天。

其二，客家民系形成的多元性，决定了客家文化构成的多元因素。它可以被视做汉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一个缩影。汉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共同性和丰富性以及该共同体内部不同民系文化的地域性和差异性，在客家文化的总体氛围里，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其影子。因此，开展客家研究，对于丰富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层次性和历史纵深感认识，显然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其三，客家方言是汉民族的七大方言之一，它保留着较多唐宋时期的中原古音韵和古词语，被语言学家们称为汉语史的“活化石”，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其四，客家研究吸引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加入，也为这些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平台，丰富了其内容。同时，客家研究又是一门包容性、综合性极强的学问，其多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为相关学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客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关乎族群认同、乡情联谊和文化推展问题。

在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族群意识强烈，导致文化的多元化和族群关系复杂化，如何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族群关系和族群发展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课题。

客家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遍布世界各地，也是海外华人华侨的重要群体。由于历史、血缘和文化等原因，他们对祖国大陆和中华民族有强烈的认同感。通过开展客家研究，可以让海外客家人更清楚地认识自身族群历史与祖国大陆的深层联系，使海外客家人更自觉地弘扬客家人“崇先报本”的优良传统，从而主动加强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与交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海内外中国人形成一个团结而积极奋进的华夏共同体。同时，以客家文化为纽带，以客家学术研究为媒介，可以充分发挥客家人在海内外交流中“文化使者”的作用，开展文化交流和经贸洽谈活动，为国家的统一战线和文化交流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在长期的迁徙和发展中，客家人吸纳了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养分，汇成了蔚为大观、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凝练出了“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崇先报本、和衷共济”的客家精神和崇文重教、诚实守信、爱国爱乡等优良传

统。这种精神和传统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又彰显出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是客家人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进行人文教育的极好内容。所以，通过对客家文化研究和挖掘整理，对于我们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培养爱乡爱土爱国的高尚情操，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客家研究的上述学科属性，决定了其学术立场与现实关怀的双重取向。

首先，作为一门学问，客家研究必须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务实求真的精神，注重资料的收集和实证的研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出精品成果，这是其学术立场必然和首要的要求。

其次，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都可以从自己的学科本位出发来关注和研究客家问题。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就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结论，彼此可以展开讨论和争鸣。这样，客家研究就成了学术研究的百花园。

最后，学科交叉非常重要。我们一直说客家研究是综合性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甚至经济学、美术学、音乐学等都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尽管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客家研究中运用得比较多，但这两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还做得很不够。比如客家音乐的研究，如果做音乐研究的缺乏历史研究的基础，研究出来的成果就比较单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个途径可改进：一是人才培养方面可交叉，如学音乐背景的可以进修历史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二是研究要真正实现团队协作，如研究客家建筑不仅要有建筑学的，还要有考古学和人类学的人参与，其成果的文化内涵就会比较丰厚。

除了必须坚持学术立场，我们的研究还要为现实服务。中国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而客家研究就是学术与服务现实最好的结合点。实际上，客家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回应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旨归。当年，罗香林撰写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就是用先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问题的成功之作。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客家研究热就是和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相互催生的。近二十年来，客家学者们积极参与地方文化的建构，为当地的文化宣传、旅游开发等工作贡献力量。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传统，应当发扬下去。与许多传统文化不一样的是，客家文化在当代不但没有式微的迹象，还因为世客会、海外华人华侨、文化产业等问题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比如世客会，从1971年至今已举办了23届，其中大陆举办了6届。几乎每一届都有一个客家学术研讨会，把学术研究和客家联谊、经贸洽谈、文化推展结合在一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又如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客家文化的产业化问题。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从资源学的角度来看，客家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是可以开

发利用的。客家地区大部分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山区，但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旅游资源。客家基本住地——赣闽粤边界地区青山绿水，生态优良，民风淳朴，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是中国的生态宝地，也是文化福地；客家的围屋、土楼、山歌、采茶戏、服饰、婚俗、谚语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值得珍惜的宝贵文化遗产，必须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历史久而又绚丽多姿的客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如果我们学界能在客家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利用和文化产业方面有很好的研究，能富有创造性地整合客家丰富的文化资源，使客家文化的每一个特色都在产业中得到体现，使文化底蕴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形成一个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产业群，打造客家文化品牌，那么其文化影响力会成倍增加，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就会更为可观。

此外，我们要深入探讨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2005年举办过一次专题性的“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讨会，但似乎还没有讨论出什么重要的结果来。客家文化特质是什么？所有接触客家问题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没有研究好，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都还欠深刻和说服力。而要理解客家文化特质和客家人的心灵世界，我认为，客家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近几年我比较关注客家民间信仰问题，我觉得要搞清楚客家文化特质，对客家民间信仰（包括风水信仰）确实不能小视。

三

我们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自建立以来，秉持学术立场和现实关怀的研究取向，取得了一些成果，先后两次在省人文基地的评估中均获得优的评价。我们愿与学界同人一起，朝着这方面继续努力。近年来我们主要做好以下几件事：

其一是继续做大做强省重点文科基地这个平台。这方面做两件事：举办“客家文化高级论坛”和编辑好《客家学刊》。在首届客家文化论坛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客家文化高级论坛”秘书处设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包括我们的研究生。每年最少搞一次活动，有一个主题，选择好开会的地点，可以到赣州，也可以到广东、福建等其他地方或海外，大家坐到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客家学刊》已出版第一辑，出来以后反响非常好，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大陆客家学界学术味最浓的一本刊物，今年要出第二辑，以后还要出第三辑、第四辑……争取办成双刊号期刊。

其二是资料的问题。客家地区的地方志、族谱、碑刻等非常丰富。我们已经收集了不少族谱等民间文献，现正在收集整理有价值的、目前又没有出版的一些地方文献资料，由我们来编辑出版。经过几年的努力，希望我们这里能真正成为客家研究的资料中心，为海内外的客家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场所和条件。

走出客家，超越客家

——客家研究的新思考

王 东*

1990年春夏之交，在著名史学家吴泽教授的倡导与组织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客家学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以此为标志，新时期的客家研究事业，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从那时到现在，恰好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客家研究在总体上已从过去的民间性文史研究转而成为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和人类学界的热点课题。不少大学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展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系统研究工作。赣南师范学院的客家研究中心，多年前就已成为江西省的重点文科研究基地。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在最近几年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每年都有客家研究的课题中标。凡此均表明：客家研究已成功地登上了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实现了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的转变。

然而，对于我们客家研究的从业者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以客家研究作为终身学术事业的研究生们来说，此时此刻应该抱有一种清醒的职业忧患意识，以及由职业忧患意识所催生出来的学科发展意识。这里所谓的职业忧患意识，就是指对我们自己的研究事业要有一种理论反思的高度自觉。如果我们以客家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学术事业，我们就应该要考虑如下两个基本问题：其一，自己的研究是否能够和主流学术界接轨？其二，我们的研究能否从理论与方法的层面，为主流学术界提供具有范式意义的概念、范畴或分析体系？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反思目前的客家研究，我们显然就不会那么乐观了。众所周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与客家研究差不多同时兴起的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诸如华南研究、华北研究、江南研究等，都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它们不仅成为当下主流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热点话题，而且还成为引领学术潮流发展演变的重要动力。相形之下，这二十年来的客家研究，却并没有引起主流学术界的太大关注，我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没有为主流学术界贡献出类似于华南研究所展现出来的那些具有范式意义的经典案例。

正因为如此，作为客家研究的从业者之一，我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始终抱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我认为，在今天所有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客家研究是

* 王东，华东师范大学客家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一个学术品位不太高、不太为主流学术界所重视的研究领域。一个既不为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又缺乏学术品位的研究领域，是否还值得我们宝贵的时间、精力和智慧都奉献给它？即使我们的研究是出于主观的兴趣，但是在主观兴趣与职业尊严之间产生重大张力之时我们又该何去何从？显然，这些都是我们客家研究的从业者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客家研究如何才能获得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我认为，最切实有效的工作恐怕莫过于深化内功，提升学术品位。主流学术界之所以不太关注客家研究，并不是由于主流学术界对我们抱有什么成见，而是由于客家研究长期以来学术品位不高，大量的研究都停留在低水准重复这一现状所造成的。最近二十年来，客家研究界虽然推出了比此前半个世纪还要多得多的研究成果，但是，总体来看，这些成果中低水准重复者占绝大多数。少数几种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成果，诸如谢重光先生的《客家源流新探》和陈支平先生的《客家源流新论》等，尽管都在一定的程度上突破或超越了罗香林先生此前所开创的客家研究传统，但是，从严格意义上看，它们都还无法取代罗香林先生的既有成果而成为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一句话，最近二十年的客家研究，并没有贡献出类似于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推出的《客家研究导论》那样具有崭新的研究范式的成果来。相应的，我们的客家研究未能像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那样获得主流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与赞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回顾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中国学术史，我们就会发现：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工作，之所以能够获得主流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当时主流学术界的现实关切、研究兴趣和理论方法都有着高度的自觉。他的《客家研究导论》看似一本纯考证性的著作，其实，书中用家谱文献来与正史、方志相互印证，从汉族移民史的大背景之下来分析汉民族南方各支系的分合，从汉语方言学的角度来讨论客家的形成与发展，等等，凡此均与当时历史学、人类学和汉语方言学的主流趋势及理论方法若合符节。换句话说，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并非是一本就客家而论客家的著作，它是融合了当时主流学术界的理论与方法、以客家这个当时还不太为人所知的个案来体现或彰显主流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关切的著作。也正因为如此，该书问世之后，才会对汉语方言学和汉民族史等学科产生如此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罗香林的研究实践告诉我们，客家研究并不是一项闭门造车的学术事业。那种画地为牢、只有客家而不及其余的所谓“客家学”，只能是远离学术主流、自外于主流学术界的孤芳自赏。客家研究要想获得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我们的研究者首先就要对主流学术界的现实关切、研究兴趣以及理论方法等具有高度的自觉。没有对主流学术界的现实关切、研究兴趣和理论方法的高度自觉，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回应主流学术界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客家”这个个案来验证主流学界所

提出的理论假设、概念范畴或解释模式，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就自然地成为无关于主流学术界的“鸡肋”。如前所述，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如火如荼。其中，华南研究、华北研究和台湾学术界的中国台湾开发史研究，都产生了一系列经典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将西方的相关概念、范畴或分析工具与中国区域性的本土经验材料成功地结合起来，解决了不少重大的学术难题。相关成果已成为具有范式意义的经典之作。我们客家研究的从业者，应该大胆地借鉴这些研究成果，从这些经典性的研究成果中反复领会其理论与方法，并尽可能地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如果我们客家研究的从业者对当下主流学术界的现实关切、研究兴趣和理论方法都具有一种高度的自觉，都能够把当下主流学术界较为成熟悉的理论与方法用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都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个案来回应主流学术界所提出的问题，客家研究与主流学术界的接轨也就指日可待了。

除了对主流学术界的现实关切、研究兴趣和理论方法具有高度的自觉之外，客家研究要真正实现从江湖之远向庙堂之高的转变，还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经典性研究成果，为主流学术界提供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个案。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之所以获得当时主流学术界的广泛赞誉，除了在研究取径上融合了当时主流学术界的理论与方法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作者通过对客家这个汉语南方方言群体形成问题的个案研究，为历史学、人类学和汉语方言学界研究汉民族南方各方言群体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一个经典性的范式。由他在该书中所首倡的从汉族移民史和汉语方言分化史这两大线索来梳理汉语南方方言群体之历史与文化源流之研究门径，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研究汉语南方方言群体人口与语言文化源流的不二法门。同样，当下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比较成熟的华南研究和华北研究等，之所以引起主流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引领当下学术潮流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有关研究成果不少已成为具有范式意义的文本。如华南研究中一再出现的国家与地方论题、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论题，再如华北研究中的农业经济论题，等等。这些经典性的文本虽然都是从具体的区域研究之中产生出来的个案，但是其所涉及的论题，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理解。有一天，我们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也能够像华南研究或华北研究那样，贡献出一个又一个经典性的文本，这些文本虽然产生于我们对客家这一地域性的语言或文化群体的研究经验之中，但是它又能在学理上具有超越性，能够为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提供新视野，开辟新方法，贡献新范式。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客家研究的从业者，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值得让我们用生命去承担的神圣的学术事业，我们研究客家，但我们又超越了客家！

我对客家研究的几点思考

谢重光*

我们以前研究客家的源流、客家的历史、客家的文化，有一个我称之为“中原情结”的东西，几乎就是大家脑海里面根深蒂固的一种范式，那就是都以为客家人是从中原移民移过来的，移民把中原的文化带过来了。这种文化，就是一种简单的、线性的传播，中原文化就这样简单地线性地随着移民传播到客家地区来了，因此我们客家地区文化就有很浓厚的中原色彩，就有这些崇文重教啊、尊祖敬宗啊等内容。

现在我觉得这样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大家要对它作新的思考。应该有一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引进来，而关于客家文化的总的思路也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我觉得对于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应该放在汉民族向南方扩展这个大背景下来考虑。汉族以及更早的华夏族，其分布区域本来是很小的，只局限在中原中心地带，以后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向四面扩展，把周边各少数民族都吸收进来，汉族，或者说我们中华民族，才形成现在幅员这么辽阔、人数这么众多的局面。也就是说，汉族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好像中原本来就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以一直地向四面迁移，而它的文化也跟着一直向四面传播。实际上，汉族的扩大是吸纳了周边很多很多以前被称为“四夷”的众多种族，即所谓西戎、东夷、北狄、南蛮的很多成分，都逐步被吸收到汉族里面去了。汉族文化形成发展的机制，不是中原文化简单的线性的传播，而是各个地区人口和文化的不断融入，即一方面是政治上开疆辟土，王朝领域不断地拓展；另一方面是各个地区的土著不断地被纳入编户，这些土著不断地认同中原文化，通过这样的文化建构方式，使得各地区文化跟中原文化渐渐趋同，乃至达到某种“同质同构”的程度。当然，无论如何趋同，各地区文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我称之为“草根本色”的那一部分特色。

现在不讲“草根本色”，专讲“中原情结”。需要说明的是，“中原情结”也不是从中原线性地传播过来的，而是建构出来的。比如说，昨天上午我在这里讲到，客家人的服饰，其中那个凉笠，宋代在中原士大夫的眼光中，是一种“敝衣青

* 谢重光，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